

YI GE YUAN FU DE
ZHEN SHI SHENG HUO

一个怨妇的 真实生活

夏岚馨◎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XIGUYUANFUDU
XINSHIJI
XINSHIJI

一个怨妇的 真实生活

夏岚馨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怨妇的真实生活/夏岚馨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7. 5

ISBN 978 - 7 - 80171 - 990 - 4

I. 一… II. 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57093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 × 1010 毫米 1/16 印张 15 字数 140 千字

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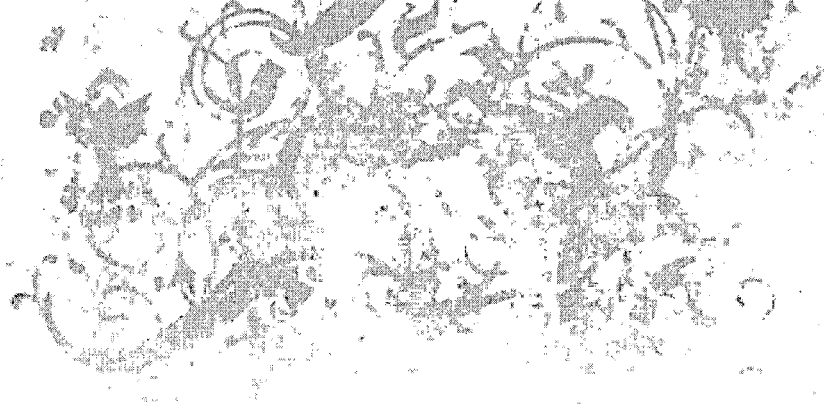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 - 7 - 80171 - 990 - 4

定价:25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明知婚姻中的女人不该再怀想爱情，我心底还是悄悄埋下了一颗不安分的种子。当种子极度渴望萌发的时刻，你恰恰以阳光雨露的姿态经过。种子着了魔，你亦没有闪躲，爱情开始发芽，生长。虽然风暴的侵袭从没有停止过，只要有你永远的笼罩，爱情之苗定会长成郁郁葱葱的大树，一生一世庇护着脆弱的我……



❧ 1 ❧

和我住同楼的好友艾琳说，后窗外大约 150 米远的小楼上，住着的那个最帅的男孩是做“那事儿”的。

开始我不信，也不大感兴趣。我历来对出卖肉体的人有种本能的蔑视。你去擦皮鞋、摆地摊、做苦力都行啊，为什么要自甘下贱呢？

不过，自从艾琳点破他的身份之后，我就开始仔细观察他了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他的做派、行踪的确很特别。家庭主妇们准备晚饭的时候，他起床洗漱、打扮，准备粉墨登场了。一般凌晨回来，也有第二天上午才回来的。酒醉后肆无忌惮地在小楼的走廊上哭笑、谩骂、扭捏作态。每次他都是骂女人，骂女人想占他便宜，骂女人没钱还想追求高享受，骂女人不是人，是蛇蝎……

白天，他总是睡得很死，他的朋友们来找他，总是砸上半天门，狂喊上十几声“小白、小白”，他才懒洋洋地探出头来，腰里缠个湖蓝色的大毛巾……这家伙的习惯不好，可能跟工作性质有关。不管多冷的天，腰里都只缠个大毛巾，在走廊上招摇，倒垃圾啦、晾晒衣服啦等等。

时值南国的初春。一个周五傍晚，我把儿子从寄宿小学接回来，路上特地买了刚上市的菠萝，请艾琳来教我做菠萝烧小排骨——儿子很喜欢吃这道菜。

窗外的小白“按时”起床了，站在厨房里的水槽边洗漱。他家的结构是这样的：进门左右两边是卫生间和厨房，再往里进是个卧室，整个面积大约有 30 平方，属于麻雀虽小、五脏俱全的小户型。因为门前带走



廊，所以卧室没有阳台。只要天不冷，小楼上各家各户都习惯只关个防盗门，保证通风，所以小白的举动我可以看个一清二楚。过了大约十多分钟，他穿着一件月蓝色衬衫，深蓝色西裤，光光鲜鲜出了门，往楼下走，准备出夜了。

我和艾琳看入迷了，排骨糊在锅里都没发觉。艾琳看着烧坏的排骨，咬牙切齿地说，“不‘用’这家伙一回，真对不起这锅糊排骨！”



❧ 2 ❧

5月16日是我三十岁生日。

艾琳兴致勃勃地要给我过生日。她刚离婚，又没有孩子，下班之后，就是拿起电话对我喊寂寞。

下午5点钟，艾琳就上楼来了，自告奋勇给我做发型、配衣服，好像是在打扮一个要上轿的大姑娘。我很纳闷，她不过是给我过过生日，去酒吧喝喝酒、切个蛋糕什么的，又不是去赴男人的约会，也不是去相亲，搞得这么隆重干什么？

见我满脸迷惑，她神秘兮兮地对我说：“今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盛妆出门呢？因为今天要去的不是个一般的酒吧。我要在那个酒吧里给你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，到时候必定会让你大吃一惊！”

“买什么礼物给我了？你花大钱了？没必要嘛！”我责备她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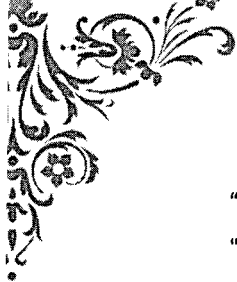
“也没花什么大钱，但礼物却是个非常特别的礼物！凡是女人都会喜欢的。”

“给我订了上等香槟酒？”

“钻戒！哈哈哈，钻戒，你喜欢吗？”

她笑起来，总是这么没心没肺的。她离婚的当天，我也听见她这么傻笑过。——这句话肯定是在扯谎了！我闭上嘴，不再理睬她。

接着，艾琳开始给我盘头发。我的头发自然卷，长到腰间，盘起来虽显成熟，毕竟优雅不少。艾琳找遍了我的两个衣柜，也没看上一件衣服。



“唉，你的衣服太‘良家妇女’，拿不出门。”她唉声叹气。

“怎么，今晚你带我去酒吧？想坏了我良家妇女的名声？”我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得，跟你争辩这种问题，我最没兴趣。干脆我借你一套衣服穿吧！”说着，她就噤噤地出了门。

很快，她拿来一件薄如蝉翼的黑色上衣，叫我把一件暗紫色镶亮片的小背心穿在里面，下面配了一条黑色的鱼尾花边裙子，脚上是一双镶水钻的高跟鞋。

“哇，埃及艳妇！我要是男人，早就把持不住啦！”她夸张地尖叫道。

“胡说什么呢，也不嫌牙疼。”我笑嗔。

“哎，你知道我们这种年龄的女人，最吸引什么年龄段的男人吗？”

“哼，人老珠黄，还想吸引小伙子啊？能吸引糟老头子就不错啦！”

“完全错误！你活了三十年，还根本不了解男人是个啥玩意儿呢！”

“吸引中年男人？”我迷惑不解。

“吸引小伙子！”她说“小伙子”这三个字时有些矫情，“老牛才喜欢吃嫩草呐！老头子们喜欢年轻姑娘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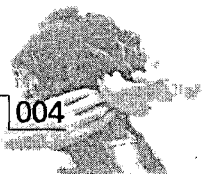
她的这套理论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因为没有经验过，也不知她说的对不对。

被包裹在这样奇怪的衣服和浓厚的脂粉里，我有些局促，下意识地问她：“什么时候出发？”

“夜不观色。”她老谋深算地说，“咱俩得等夜幕降临再出门，毕竟年纪不小了，脸上的粉又涂得太厚……”

于是，晚上8点，我才被她拉上了她的国产轿车，来到了一个名叫“豪门艳影”的酒吧门口。

老实说，“豪门艳影”四个字吓住了我。我和艾琳的生活，严格来说，只能算得上小康阶层，连中产阶级也算不上。艾琳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诡秘地对我笑了笑说，豪门，这世界上一共有几家豪门？这个酒吧消费是高了点，出入的大都是本城的阔女人。不过咱们久久来一次，也能消费得起。别怕，今天我给你过生日，你的一切消费由我买单！





❧ 3 ❧

艾琳叫我在“豪门艳影”酒吧门口下车，她把车拐向停车场。

我站在“豪门艳影”的门口，无所适从地木立着，手里提着个紫红色的手袋，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局促不安。这酒吧门面不大，外表也不惹眼，被淹没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之中，不了解的人根本不会注意。可是，盯着这门面看了一阵，我却强烈地感觉到了它的尖锐、暧昧和光怪陆离。

正是女人们入场的好时候。我仔细观察身边经过的衣香鬓影、珠光宝气的女人们，几乎都上了年纪，皮肤保养得很光鲜，弹性却显然不能复原了。她们的穿着打扮都很考究，考究到一根胸针和一枚发夹都搭配得无可挑剔。她们应该属于现今所说的“上流社会”，至少也是气息生猛的富婆或者女暴发户……她们的表情是盛气凌人的，或者是不屑一顾的。可是，我却惊讶地发现，她们的目光都缺乏焦点。这，使她们看上去不像有血有肉的真人。或者，只有在这个“豪门艳影”酒吧前，她们才不像真人？我不知道，我对她们还没有充分的了解。

艾琳泊好车，提着手袋风风火火地朝我走来。

她的目光也无法拒绝这些女人，但她瞟着她们时，显得很警惕，好像这些女人身上都带着暗箭，一不小心就会射到她身上来。——女人的天敌永远是女人，这话真是一点不假。

艾琳故作轻松地对我说：“怎么样？长见识了吧？天堂永远是有钱女人的，底层女人注定没有天堂。怎么把平庸和高贵区分开来？高消费！哈哈，高消费可以把所有穷女人挡在门外！”



听了她的论调，我很不舒服。她很虚荣，她的婚姻就是被她的虚荣毁掉的。她是个典型的认官、认钱却不认人的女人。

她根本没注意我的反应，继续滔滔不绝：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！这些女人，哪个有咱俩长得好看？可她们个个把自己当女神！为什么？有钱！只要进了这个酒吧门，就可以拿钱往那些漂亮又年轻的男人身上砸，一万砸不倒，两万，两万砸不倒，三万，五万，十万，百万！你相信吗？天底下没有用钱砸不倒的女人，一样没有用钱砸不倒的男人！”

我皱了皱眉头。忽然明白她今天带我来，是为了什么了。钱！买卖！年轻貌美男人……这些字眼交织在一起，使我本能地打了个寒噤。我开始后悔，真不如在家看书或听音乐，或者把儿子从寄宿学校接出来，一块儿出去吃顿洋快餐。德广出国工作才半年，要是我来这里消费的事被他知道了，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。

于是我试探着说：“咱们换个地方玩吧？我有点害怕这个酒吧！”

不料艾琳非常严肃地命令我道：“不准说走！相信我不会害你！”

“不就是过个生日吗？哪里不能找到乐子？”

“我知道！你想起你老公了！”她目光犀利地盯着我。

“是的，我是想到他了……”

“那你完全可以进去听音乐，看电视，喝点酒，吃点东西。身体不被男人碰着，不会对不住你老公吧？”她不无讥讽地笑道。



❧ 4 ❧

“豪门艳影”的大厅其实很小，设了一个三角形的吧台，其余就只有走道的空了。这个吧台的形状真够怪的，我见过圆的，椭圆的，长的，方的，从没见过三角的。

“这吧台形状够有特点的。”我悄悄对艾琳说。

“这是仿生设计。想想男人的三角区……跟这个吧台像不像？”她狡猾地笑。

我一听，脸腾地就热了，笑嗔：“有你想的那么下作吗？你也矜持点、冷淡点，女人三十如狼，这句话你听起来不别扭吗？”

“人家先给你做做热身嘛，你还不领情！你严厉得像个修道院的老嬷嬷，进去还不把英俊的小服务生们吓出病来啊！”

我没再言语，用力掐了一下她的手腕。

不经意地朝吧台里一瞥，我看见了一个男调酒师，已是中年人了，笑容还是那么风流，眼角的缠绵像是扯不开。他长得好有味道，像一个背气的台湾电影演员、“师奶杀手”。卷曲的头发略长，发梢扫着雪白的衬衣领子。——不会吧？难道“豪门艳影”酒吧老板这么精通经营之道？上了年纪、心存不轨的老女人们一进门，就被这个“师奶杀手”一箭命中、勾住双脚、不抛光皮包里的所有别想爬出门去？

“艾琳，我真有点害怕呢？这里面好像到处都设了机关。”我说。

艾琳瞥了一眼调酒师，笑容变得非常老到，讥讽我道：“井底之蛙，可真是没见过大场面！这就惊艳了？庸脂俗粉罢了。往里走吧，里面的



风景才会叫你惊艳呢！”

里面是一个蛇形走廊，走廊里的光线忽然暗了下来，我跟走入迷宫的感觉没有两样。

七弯八拐进入一个歌舞厅后，音乐浪漫得似乎冒着五光十色的气泡。老曲子《泰坦尼克号》，短暂的相聚成就了永久的爱情。这是每个老女人都希望拥有的梦。这个曲子，再配上杰克那样年轻漂亮的男人，是足以放倒所有寂寞老女人的。

舞池里一对对人儿在轻盈舞动，陪女人们跳舞的均是年轻美貌男人。座位上，也有陪女人喝酒逗乐的。调酒师跟他们比起来，真是庸脂俗粉了。他们，也确实使我惊艳了！光线暗得已经看不清人脸，他们美妙的面孔依然发射出强大的光亮。这，就是光艳照人的含义吧！

确切地说，这些陪女人们跳舞的服务生，还不能称之为男人，他们都还是小孩子，年龄大都二十岁左右，稚嫩的面孔和身体看起来还处于生长发育期。

“这些服务生还不是最美的！”艾琳的手掌在我眼前摇了摇。

我不好意思地收回发直的目光，笑问：“什么？这还不算最漂亮的？”

“你想想，最漂亮的肯这么抛头露面陪女人跳舞吗？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被人大价钱预订了，或者带出去包夜啦……哈哈，我的纯洁小妇人！”

“哦，原来天底下的事都是差不多的。最漂亮的坐台小姐肯定也是最抢手的？”

“哼，算你聪明一回！”

5

艾琳还没有坐下的意思，拉着我朝预定好的包厢走。

“外场喝喝酒不就可以了？去包厢不又得加钱？”我觉得两个人熟到这种程度，不大有必要。

“没办法，你的生日礼物在包厢里。”艾琳笑道。

“在外场同样可以送我礼物。”

艾琳一笑，没再说什么。

来到一个日式包厢门口，艾琳停下脚步。门口站着的一个男服务生微笑着朝我们点点头，伸手拉开了格子门，请我们进去。

我下意识地吧包厢环顾了一圈，里面并没有什么生日礼物，比如蛋糕、宴席之类。既然是她请客，我也不好问太多，就学着她的样子，玄关处脱了鞋子，在矮桌旁席地而坐。

桌上倒是摆着一瓶红酒和两只杯子，还有女士香烟、打火机和一瓶鲜花——蓝色“勿忘我”，连花都选得这么讲究。

不一会儿，为我们开门的服务生端来了一个茶盘，里面盛着一个精致的陶瓷茶壶和两只茶杯。只见他把茶盘放在桌上，拿起茶壶，把清澈的龙井茶斟满了两个茶杯。过程中，他一直保持着职业性的笑容，但这笑容不像装出来的。如果他在演戏，也是个非常出色的戏子。

“两位姐姐，请用茶。”说毕，他便朝我们点点头，退了出去，并拉上门。

艾琳端起茶杯，轻轻呷了一口茶，生怕我误会似地强调道：“刚才这



个是最低等的服务生，只管端茶倒水之类。”

包厢里的光线是粉紫色的，也是暗得让人感到轻飘飘的。对面的墙上镶着巨幅油画，上面画的是一个美丽丰腴的妇人，躺在一棵开花的树下。她身上穿着一件低胸衣服，薄得透出了雪白的肌肤，粉色的花瓣落在她胸前，点点让人迷醉……上了年纪的女人没理由不喜欢这个酒吧！

我心里一直在嘀咕：生日礼物呢？生日礼物呢？艾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

而艾琳却一点也不急，打开桌上的女士香烟，熟练地扳着打火机，点上，吸了两口。她垂下眸子，弹掉烟灰，两排夸张的假睫毛在脸上投下扇子一样的阴影，很好看。——我对她这种一丝不苟的化妆精神佩服得不行，精细得连睫毛都不放过。她的衣服领子低得令人担忧，好像一不小心，那不安分的隐私就会从领口里蹦出来。

终于，她说话了：“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酒吧的隔音效果一流？”

我这才一怔，发觉确实是这样，包厢里很安静，外场音乐和人声一点也传不进来，天花板上流淌出细细的音乐，是蔡琴的歌：“你重情呀我重意，你不抛来我不弃。山也不能隔，海也不能离，我终有一天等到你……”多么合适的歌呀，哪个老女人不向往歌里的爱情呀。我像被灌了迷魂药，已经不知身在何处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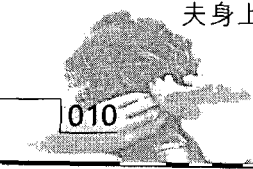
艾琳不正经地笑道：“你，嘻嘻，等会可以放开嗓门叫了！”

艾琳的脸皮什么时候变这么厚了！我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狠狠地白了她一眼，警告她说：“告诉你，你可别想把我塑造成另一个你。你离婚了，也没孩子，可以随便疯。我有家庭，有孩子，你这不是想毁我吗？”

艾琳朝着天花板吐了两个烟圈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咱俩相好也不是一年两年了。你老公还有两三年才能回国。儿子呢，也在寄宿学校。你才三十岁，干嘛活得这么压抑？”

“如果我在这里背叛德广，德广在国外也背叛我，这婚姻还像个样子吗？婚姻就是需要两个人维护的！”

艾琳盯着我，好大一会儿，才冷冷地说：“傻瓜，别把宝整个押在丈夫身上。这世界上，最靠不住的人，就是‘丈夫’！我那个丈夫，一直装





得人五人六的，谁也想不到我会把他捉奸在床吧！明白？”

“你丈夫跟别的女人上床，也纯粹是被你逼的。你要是一直对他忠心耿耿，他可能干出那种事吗？”

“今天不提我！你的生日，你是主角！哈哈！我有种直觉，德广在美国可能乐不思蜀了，你还死守着块贞节牌坊呢……”

❧ 6 ❧

听罢她的话，我的右眼突突地跳了几下。——不祥之兆！她的最后一句话里绝对大有文章。

我的声音都变了，正色道：“艾琳，你也不是小孩了，说这话要负责的呀！”

艾琳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当然会对我的话负责！你想想，一个三十几岁的健康男人，长得又不错，事业又成功，只身漂泊海外，能成功压抑欲望半年之久吗？”

“半年怎么了？我不是也这么过来了吗？”

“他是男人！”

“男人女人不一样吗？”

“唉……若茵，你很可怜！这么多年了，还不了解你丈夫！更不了解男人！”艾琳不屑地撇了下嘴角，“你也很愚昧，即便德广一直为你守身如玉，我问你，你一直快乐吗？你知不知道还有个自己？”

“既然我选择了结婚，就得忠诚，就得面对平淡。我看着儿子过，就是快乐！”

艾琳有些焦躁地摁灭烟蒂，孤注一掷地说：“若茵，老实说，你刚才说的这番理论，叫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”

“你是个情感虚无主义者。如果全世界人都像你这样，根本不可能有相亲相爱、白头偕老存在！”

“你……唉——看来我不得不刺激你一下了，不然你永远得当个埋头



拉磨的驴子！”

她还没说出真相，我已经感到五雷轰顶了。德广肯定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被她知道了。不然她怎么可能这么理直气壮地带我来做坏事？她虽然性格豪爽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但起码的做事原则还是有的。

艾琳顿了顿，舒了一口气，放大声音说：“我知道德广跟一个女人睡过觉！这是真的，我可以拿我的人格做担保。人格，你应该知道它是什么！我拿它作为担保。哎，我还真有点怕，你……不会愚蠢到叫我带你去找那女人算账吧？”

我的脑子顿时变得一片空白，耳朵紧接着出现了溺水的感觉，怔怔地看着艾琳脸上一丝不苟的彩妆，觉得很滑稽。当她再开口说话时，声音如同处在空荡的大殿中一般飘忽：“我绝对不是想看你和你丈夫战斗、离婚，纯粹是想让你也学会及时行乐！你要清楚，你丈夫也不过是想寻找刺激，他绝对不想把家毁掉。”

之后，她起身走到包厢门口，又回头说：“喂，干嘛像受气小媳妇似的？生日礼物很快就到啦……我在隔壁包厢，有事打手机。”

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包厢里，羞愤难当。我恨德广，可摸不着抓不住呀！我想发疯，拿酒瓶砸格子拉门。可是，想到这瓶酒不知道值多少钱，又放弃了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身材修长、模样扎眼的男孩拉开门，带着笑容进来了。我定睛一看，忙掩住口。——他，竟然就是住在我后窗外楼上的那个“小白”！

他显然并没有表现出认识我的样子。是的，他在明处，我在暗处。我不过是他对面大院里众多主妇中的一员，每到做饭时候，就随便绾起头发，穿着家常服，不施脂粉地出现在厨房里，与锅碗瓢盆作战，他根本不会注意的。尽管艾琳对我说过，我们大院里已经有好几个主妇“用过”他了。近水楼台嘛，加上他隔三差五喝醉酒在走廊上浪叫，大院子里住着上百个主妇，总有几个敢吃螃蟹的。